



恶有恶报下

徐锦栋 等/译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
玛丽尼娜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

I572.45
37 2.2

恶有恶报_下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玛丽尼娜 / 著

徐锦栋 等 / 译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来说,这是不可宽恕的,但却并非致命的。一定要弄清并消除产生冲突的原因。必要的话,阿尔森准备同杰尼索夫进行谈判,彼此解释清楚,挽回损失,如果这种损失是由于他手下的人行动笨拙造成的,那就道歉。无论如何,也不能同爱德华·彼得罗维奇·杰尼索夫争斗。

在他对事态进行分析的时候,应停止紧锣密鼓的活动。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维克托·特里什坎。

“对那个小丫头继续进行监视,把她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。从她的行动中,可以弄清楚他们想干什么。当然了,如果他们想干的话。”

“您怎么叫她小丫头?”特里什坎忍不住问了一句,“她可比我大七岁啊。”

阿尔森什么也没有回答。锐利的目光盯着维克托·特里什坎,但没有说什么。阿尔森的这位最亲密的助手不喜欢娜斯佳,这是显而易见的。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,维克托·特里什坎本人暂时还没有成熟到接手案件的程度。他还不够成熟,还需要积累经验,需要像苹果一样,在树枝上一天天长大。没关系,就让他嫉妒吧,瞧着吧,他会因为嫉妒而变聪明的。反正现在也没有合适的接班人,而如果同娜斯佳话不投机的话,那么,维克托·特里什坎当然就是第一号接班人了。趁着这事儿还没定下来,就让他练练吧,让他学会把情绪与工作分开,让他学会自己逼着自己做事,不要等别人去做。因为自己逼着自己还好受点,而若让别人逼上门来了,那可就难受了。

“检查一下这两年当中我们所有的订单,”阿尔森若无其事地继续说,他似乎没有听到维克托·特里什坎的话,“认真地检查一下,看看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杰尼索夫。要特别仔细地检查一下这些年里为我们干活的那些

人。我要搞明白，我们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什么原因得罪了爱德华。你告诉纳季克，让他把我们员工的所有核查材料都拿来。你们一起坐下来，按人头分，逐个儿检查。”

在阿尔森事务所里，纳季克·拉苏洛夫负责人事工作，而维克托·特里什坎则负责信息。阿尔森对信息的评价最高。早在八年前，当维克托·特里什坎退伍归来，表示要为事务所工作以偿还欠债的时候，阿尔森就告诉他说：

“你能成为世界头号拳击手，你能像巴布亚人身上挂满串珠那样，从头到脚挂满武器，但是，当你跑到一个没有人提醒你的悬崖边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本应该关心一下直升机。你将会站在悬崖边上，忧愁地望着深不见底的深渊，望崖兴叹。你发达的肌肉将会萎缩，渐渐地松弛下来。你的那些武器也开始生锈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。”

维克托·特里什坎牢牢地记住了阿尔森的教导。在民警局工作的这八年中，他建立起了最广泛的一个信息来源网，遍及莫斯科，甚至超出了莫斯科的范围。很难想像还有维克托·特里什坎在最短的时间里打听不到的消息。

“信息，”阿尔森教导他说，“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它能使一些人领导另一些人。你的地位越高，你有权接触的信息就越多。你能了解的信息越多，你的价值就越大，这是管理科学的基本知识。你还记得犯罪率的统计还属于国家秘密的那个时代吗？在那个时候，那些有权接触这类信息的人，那些在经过严格的检查后有权了解这类信息的人，走起路来，昂首挺胸，就像火鸡一样神气，更别说那些有权了解中央秘密决议的人该怎样神气了。当然了，你是不可能接触中央的秘密决议的，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。我可记得，人们是用什么样的目光来看待那些读过这类中央决议的人。

这些读过中央决议的人简直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，神灵的光芒照耀在他们的身上。神嘛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大人物们也已经被取消了，可人们形成的这种心态却保留了下来。所以，你要建立一个关系网，寻找消息来源，这够你吃一辈子的了。”

而维克托·特里什坎虔诚地相信，如果让他负责信息方面的工作的话，那么，将来就会由他，而不是拉苏洛夫来管理这些人。这一光明的前途就闪现在他的面前。阿尔森也明白这些，但他遵循的原则是，不能让维克托·特里什坎空等一场，他不想这样。再说了，阿尔森和一切品德不端的人一样，遵循的原则很多。一般的人所遵循的原则只有三条，即不杀人，不偷盗，不希望别人倒霉，其余所有的原则都是从这三条中产生出来的。而阿尔森为了开展活动，需要的则是大量的假设。其中之一，就是严格禁止怜悯和同情。

当娜斯佳下班时，阿列克谢早就回家了，正等着她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惊喜。但是，按照祸福相依的规律，娜斯佳一进门，就出现了令人不快的意外。

在屋子的中央，就地放着一个巨大的花瓶，瓶中插着五颜六色的差不多有一米高的菖蒲花。本来娜斯佳很不喜欢这种花，简直就是看一眼就烦。不过，阿列克谢很少给她送花，以至于她连见到这种花都高兴起来。

“我的心肝儿！”娜斯佳惊喜地叫了一声，“谢谢你！好漂亮的花啊！”

阿列克谢默默地走到她跟前，在她身边站住，然后，弯下身子，把几枝花摆正，让花束看上去对称一点。

“漂亮，的确很漂亮。”阿列克谢平静地说，“不过，这可不是我送给你的。”

“那是谁送的？”娜斯佳惊讶地问。

“这应该问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回家时，这瓶花就放在咱家门前的楼梯上。还有一张纸条，是留给你的。”

“纸条在哪儿？”

阿列克谢把一张整整齐齐对折起来的纸条递给了娜斯佳。纸条上用漂亮的字体打印着一行字：“送给最忠诚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人。”

“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。”娜斯佳低声说。其实她十分清楚这些花是谁送来的。

“别撒谎，”丈夫和颜悦色地说，“你什么都知道。又有新的崇拜者了？”

“阿列克谢，亲爱的……”娜斯佳责备地说，“哪来的崇拜者呀？你疯了？”

“就是那个人，那个给你打过电话后，使得你一晚上翻来覆去，睡不着觉的那个人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

“这不是崇拜我的人，这是个讨厌鬼。咱们去吃饭吧，啊？”

“走吧。”阿列克谢点头同意。

阿列克谢是在娜斯佳下班前不久才回来的，晚饭他还没来得及做好。煮土豆的锅刚刚开始沸腾，桌子上放着已经洗净了的青菜，这是准备用来做沙拉的。为了不再提及令人不愉快的话题，娜斯佳迅速系好围裙，动手做沙拉，嘴里还故意夸张地大声唠叨着说，不管人们怎么指责当前的经济政策，反正现在一年到头，什么季节都有新鲜蔬菜。买东西难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，这大大地节约了时间和精力，而在以前，许多时间都白白地浪费在跑商店和排队上。

了。阿列克谢坐在桌子旁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娜斯佳，只是没有当场反驳她。娜斯佳心里明白，阿列克谢并不喜欢眼前的这种场面。

“沙拉加什么油？”娜斯佳问，她已经切好了菜，“用色拉油，还是玉米油？”

“用酸奶油。”阿列克谢回答说，“色拉油已经用完了，我已经看过了。”

说完，阿列克谢又不吱声了。娜斯佳感到十分沉闷。大概，需要向他解释一下，把真相告诉他，她可一点也不想让丈夫为自己感到紧张和不安。

“我的阿列克谢。”娜斯佳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，她一下子讷讷起来了。

“啊？”

“我的阿列克谢，我觉得又碰上倒霉的事了。”

“这一次又怎么了？”

“还不是平时经常遇到的那些不愉快。”

娜斯佳解下围裙，把它挂在水池子旁的挂物钩上。只是在这个时候，她才感觉到屋子里有点冷。怪不得呢，娜斯佳想，因为这些花，自己是那样的心慌意乱，连冷都忘了。

她走到过道里，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两手抱着一件棉披肩。她把披肩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在餐桌前面对着丈夫坐下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。

“吃饭前不要抽烟。”阿列克谢说，“那样会影响食欲的。你最好告诉我，你又遇上什么倒霉事了。”

“我要是知道了才好呢！”娜斯佳心里嘀咕了一句，“这肯定又是那些在两年前害得咱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怎么会不记得呢？”阿列克谢笑了起来，“难忘的记忆。

特别愿意回忆的是，你的同行拉尔采夫在这里挥舞着手枪，威胁所有的人说，要把人们都打死。这样一来，我的老伴，我们是不是又要躲在家里，过安静的家庭生活了？”

“噢，我的阿列克谢，我不知道。”娜斯佳长叹一口气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“他们眼下什么要求也没有提，只是向我提醒一下他们的存在。大概，是让我别忘了他们。所以，我的心肝儿，我求你……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”丈夫打断了娜斯佳的话，“你要我小心一点儿，警觉一点儿，在路上碰到陌生人不要同他打招呼，过马路时一定要注意红绿灯。我亲爱的娜斯佳，我与你相识已经二十年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够学会对我不隐瞒什么？”

“那好吧。大体上说，我担心这件事跟杰尼索夫有关。可我不明白的是，什么方式和什么原因。”

“你又在撒谎。”阿列克谢伸出手，刮了妻子的鼻子一下，“你把煮土豆的火弄小一点。如果你真不知道什么方式和什么原因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么发愁了。”

“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”

“我的娜斯佳，当你对于什么事情不太明白的时候，你的狂热劲就会上来，你就恨不能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。这个时候，你的眼睛在冒火，声音也高亢起来。而你现在，一脸沮丧，面无血色。从这一点上，聪明无比的奇斯加科夫老先生，也就是你的合法丈夫，作出了完全有根据的结论：你什么都知道，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切，才使你感到不安。正因为知道了这一切，才使你的心理受到压抑，情绪遭到破坏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”

“你说的对。”

娜斯佳坐在那里，两眼出神地盯着锅底下蓝色的火焰，双肩低垂着，紧紧地裹在黑色的棉披肩里。

“你说的对。”娜斯佳忧郁地重复了一句，“土豆大概已经煮好了。咱们吃饭吧。”

“不，我亲爱的娜斯佳，在你把发生的这一切告诉我之前，我们不吃饭。我不能眼看着你那么难过，不能对你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。我明白，也许你不想把一切都告诉我，因为你是个个性很强很有主见的姑娘。可是，我需要了解这一切，即使不是事情本身，哪怕是了解一下你的感受也好啊。你明白这些吗？”

娜斯佳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她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那蓝色的火苗。

“最近一次我们说到，杰尼索夫请求你帮助这个面目可憎的侦探，你不高兴。你受自己情绪的支配，结果产生了担心，担心由于长时间的寻找，会使某个女人遭殃。我说的对吧？”

娜斯佳又一次点了点头，丈夫平静的声调使她平静下来。她有点疲倦了。她觉得太想吃饭了。这可是个好迹象。

“后来是怎么回事来着？你干吗那么紧张？”

“后来，我发现不知是什么人，很不愿意我们找到这个女人。我非常怀疑这个人就是杰尼索夫本人。”

“就是他！”阿列克谢吁了一口气，“他是怎么了，全力对付你？”

“好像是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个杰尼索夫与那个事务所合伙来对付我的话，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我还会有机会吗？”

“一点机会也没有。”阿列克谢肯定地回答说，“你连想都别想，能逃出来就谢天谢地了——那，你辞职？”

“什么？我都有十三年的工龄了。最后竟然领不到退休金？”

“不是彻底辞职，而是改行干别的，找个平安的工作。”

“反正他们都会找上门来的。”娜斯佳无望地挥了挥手，“他们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我该怎么办，亲爱的阿列克谢？你很聪明，给我出出主意吧。”

“天哪，我的娜斯佳，我怎么能给你出主意呢？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我就会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了。”

“你说吧。你要忘掉我是你妻子，你就把我当成刑侦局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，别管性别不性别的。”

“要是这样的话嘛……”阿列克谢略一思考说，“你不能让任何人控制。不能让别人操纵。对欺骗做出怎样的反应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，但是，我们不能对欺骗视而不见，也不能让别人欺骗。如果你命中注定要输掉这一局，你要努力做到的是，不能让任何人在谈论你的时候这样说：这个笨蛋，我们没费劲就把她给摆平了。”

“那应该让人说什么？”

“她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对手，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。”

娜斯佳突然感觉有点好笑，心中的沉闷也一下子消失了。

“亲爱的阿列克谢！你想过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在怂恿我去干什么？去同这些粗鲁无知的人争斗？让我单枪匹马去对付他们？亏你想得出来，我亲爱的。”

“第一，我没有怂恿你去干什么，而是督促一位没有性别特征的刑事侦查员去斗争。第二，你也并非单枪匹马。你有戈尔杰耶夫，还有一起工作的朋友们。再说了，还有我，也就是你常常忘记的那位。亲爱的娜斯佳，请你理解我，我本人真不希望你去向黑社会开战。整个国家，连同所有的国家执法机关，都在同黑社会进行搏斗，可总是有点力不从心。我可不想让你栽在这上面。我不想让你失去自

尊,自取其辱。我想同你天长地久,白头偕老,我绝不愿意同一位道德观念不健全的人携手走完漫漫人生之路。纵使 you 被开除,纵使 you 领不到退休金,归根到底,我的工资还不少。只要我能走上讲台讲课,只要我对研究生进行科研指导还有报酬,在咱们家里,钱永远不成问题。最起码我还可以接受邀请,到斯坦福大学去。我教书,你给我当翻译。我们总不至于饿死,你放心吧。但我还是希望你保持住自己的个性,这是我所喜爱和看重的个性。否则的话,我何必苦苦等待那么多年,等待着 you 嫁给我?好了,我的老太婆,别在这里发愁了,快去把土豆盛出来吧,已经熟了。”

娜斯佳听话地站起来,把锅里的热汤倒到水池子里,让土豆凉了一会儿。接着,她把盘子放到桌子上,摆好餐具,把盛沙拉的盆子放在桌子的中央,又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盘炖猪肉。吃饭时,两人谁也没有说话。突然,娜斯佳把叉子放在桌子上,一只手托着下巴,眼睛注视着丈夫。

“我的阿列克谢,杰尼索夫到底想怎么样?”

“什么杰尼索夫?”阿列克谢一下子没弄明白。

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?我觉得,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,总是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阿列克谢也放下了叉子,把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。

“亲爱的,我知道你在想什么,我已猜到你想干什么。我最好也不停手,可我是外人。你不要看我的脸色行事,既然决定了,你就去干吧。也许,这样还真要好一些。”

“我害怕。”娜斯佳坦率地说。

“噢,自古就有这样一句名言:如果害怕,你就不要去做,如果想做,那就别害怕。”

娜斯佳猛地站起来,急冲冲地向卧室走去。

“你干吗去?”

“我现在就开始做,要不我会越来越害怕的。”娜斯佳应了一声,顺手抓起了电话。

同绍林诺夫的谈话,使维克托·特里什坎体验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满足感。每当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时候,他总是有这种感觉。这时候,他会满足地深吸一口气。在他看来,就连这口空气也充斥着使人恐惧和紧张的气味。

“跟您那位去中亚的人联系一下,告诉他,让他暂时不要动那个姑娘。让他继续呆在那里,对她进行观察,更好的办法是让您的那位离开那里,到别的什么地方去,别让他碍那姑娘的眼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?”绍林诺夫惊讶地问。

“因为,”维克托·特里什坎鄙夷地回了一句,“暂时还不能动她。”

“要等多久?”

“等我准许。”

“可我还是想知道……”绍林诺夫激动起来。

“您听好,米哈伊尔·弗拉基米罗维奇,您把这件事委托给我们,也就是说,您承认我们处理这件事很在行。您就坚持您的这种看法吧。再说了,您的这种看法也完全符合实际。”

“那当然了。”雇主竟出人意料地同意了。维克托·特里什坎觉得这位雇主甚至感到满意。令维克托·特里什坎好奇的是,雇主的这种态度从何而来。

同绍林诺夫分手后,维克托·特里什坎同负责对娜斯佳进行跟踪的那些人取得了联系。对方告诉他说,暂时还没

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动向。娜斯佳早晨来上班,现在还在彼得罗夫卡的办公楼里,没出来。“好姑娘”这几个字再一次破坏了维克托·特里什坎的心情。于是,他决定先处理绍林诺夫委托的事,以使自己紧张起来。让绍林诺夫手下的人在中亚的什么地方逗留一段时间,他为什么仍然会高兴呢?这其中肯定有原因。莫非,折磨着阿尔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面?要找到这个答案,要彻底摒弃头儿所要求采用的那种方法,要通过别的途径找到答案,然后微笑着把答案汇报给头儿,这是不是提高自己在头儿心目中的地位的最好机会呢?他应该成为接班人,接班人应该是他,是他维克托·特里什坎,而不是别的任何人。也不应该是那个什么“好姑娘”。呸,你个白眼鼠!

维克托·特里什坎嗅觉灵敏,这是无可争议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,刚过一小时,一位四十岁左右、特别招人喜欢的女人来到绍林诺夫的情妇卡佳的门前,按响了门铃。

“姑娘,是不是您家的小猫跑了?”来的这位女人用手指了指脚下问。

卡佳低头一看,来人的脚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黑猫。她还没来得及回答,只见这个小家伙像子弹一样,一下子跑进了屋子,转眼就不见了。

“不,这不是我的猫。”卡佳慌乱地回答说,“天哪,它跑哪儿去了呢?得把它找出来。”

卡佳跑回屋子,那位女人也紧跟着进了屋子。

“您知道,它蹲在楼梯上,那么可怜地叫着。”陌生女人跟在卡佳身后,一边说着,一边迅速地打量着屋子,“我想,它可能是从谁家跑出来了,这不,我想挨家问问。这猫要是跑丢了,太可惜了,它还太小,找不到主人它会走丢的。”

“咪咪——咪咪——咪咪,”卡佳跪在地板上,嘴里呼唤

着小猫，在沙发底下、椅子底下，甚至是家具与墙壁之间的缝隙中寻找着，“这小东西跑哪里去了呢？咪咪——咪咪——咪咪！”

“您知道吗，它大概跑到厨房里去了。”来的这位女人说，“厨房里有香味儿，它肯定是饿了。”

“对了！”

卡佳站起来，只顾自己跑进厨房里去，却把陌生女人一人留在了房间里。

“它在这儿！”厨房里传来了卡佳得意的声音，“您说对了，它已经爬到桌子上了，我桌子上放着夹肠面包。过来吧，你这个小坏蛋，过来，小家伙。啊，你别挠了！我把这根香肠给你。”

卡佳把小猫抱到了过道里，把它交给陌生女人。

“给，接着。”

“要不，您把它留下？”陌生女人问，“我觉得反正也找不到它的主人了，我都走了那么多家了。”

“不，”卡佳坚决地摇了摇头，“我不喜欢猫，请原谅。”

“太可惜了，”陌生女人叹了口气，“您瞧，它多么可爱。要不，您再考虑考虑？”

“不必了，我不能要它！”卡佳抱歉地笑了笑，“既然您那么喜欢它，您就把它带回家吧。”

“看来，只好这样了。总不能把这么可爱的小家伙丢到大街上。我再走几家问问，如果谁也不要的话，我只得自己留下。对不起，打扰您了，姑娘，再见。”

送走陌生女人，卡佳关上了门。她听到抱着小猫的女人按响了邻居的门铃。

又过了两个小时，维克托·特里什坎得到报告说，一个叫尼古拉的人给卡佳来了长途电话。两人的交谈亲热无

比,甚至可以说是爱意绵绵。这个长途是从哪里打来的,自然是不好查了,因为移动“侦听站”没有这种查号能力。不过,有了一个名字这就足够了,足以使维克托·特里什坎意识到:打电话的不是别人,正是萨普林本人。可以断定的是,这一对儿情侣是在背着主人谈情说爱。对于萨普林只能留在外地转游这样的情况,绍林诺夫为什么会热情地接受呢?现在一切都清楚了。显然,绍林诺夫知道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,但却没有办法整治这个姑娘。看来,作为一个有情妇的人和黑社会的人,也不能随意摆布自己的雇员和荒淫的女人。

特里什坎感觉有点扫兴,但他并没有失去希望。他的猜测是不正确的,但他还是做了件有益的事——把“小奸细”打入了卡佳的住宅,瞧好吧,那里有什么,都会曝光的。

当同一个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们已经准备下班回家时,特里什坎还留在那里工作。

“你想坐等领导的位子?”高级检查员锁上保密柜,一边把钥匙放进长大衣口袋里,一边又像往常一样跟他开玩笑。

“我要等个电话。”维克托·特里什坎抱歉地笑了笑,作为回答,“我的那位公主从来没有及时来电话,每次我都像被拴在这里似的。”

“那你不用坐在这里,”另一位同事建议说,“收拾好东西,打道回府,你干吗娇惯她?”

“不行,”特里什坎摇了摇头说,“不是娇惯的事,而是她的性情太糟糕。”

“那祝你幸福喽。”同事们跟他道别后,都走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

不过,特里什坎倒是没有白等。七点半的时候,他接到报告说,娜斯佳出了市内务局大楼,但她并没有像往常那

样，向地铁走去，而是向完全相反的方向，拐到了花园环路，沿着诺沃斯洛博茨卡娅大街的方向走去。十五分钟后，特里什坎又得到报告说，情况已经查明，娜斯佳进了一家格鲁吉亚小餐馆。一听这话，特里什坎就像被开水烫着了似的，一下子从办公室里蹿了出来。他边跑边系着风衣的扣子，冲向自己的汽车，驾车就向诺沃斯洛博茨卡娅大街急驰而去。他并没有进那家餐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只要见到娜斯佳就很不痛快。于是，他打发一个负责监视的人进去。

“她跟一个中年人坐在一起。”负责监视的人出来报告说。

“那人什么模样？”

“高个子，身体健壮，头发全白了。面目有点粗糙，就像是用石头凿成的。”

是杰尼索夫，维克托·特里什坎心里想着。这不是别人，就是杰尼索夫。这个娜斯佳，真是个厚颜无耻的臭丫头！阿尔森吓唬她，明白地告诉她说，她始终处在他的监视之中，而她呢，竟然旁若无人地去同杰尼索夫见面。从一切情况来看，他们应该掩饰他们之间的这种接触。莫非杰尼索夫真的在设计什么阴谋对付事务所？似乎是这样的，否则他们俩为什么见面？从正式场面上讲，他俩进行交谈只能是因为塔拉金的事儿。因而，在他们的谈话中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塔拉金的工作和他对娜斯佳的帮助，对谁也用不着隐瞒。这些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电话来交谈。即使有人窃听，那就让他听好了。可是，杰尼索夫刚来到莫斯科，就急急忙忙跑来同娜斯佳这只小老鼠会面这件事说明，在他们共同处理的事情中，还有秘而不宣的东西，这些是不能通过电话来交谈的。这么说，阿尔森的看法是对的。